



中文奇幻精锐阅读 | 领衔作品

飞 镜惑

荆烽晓 / 文舟 / 宅人

成都时代出版社



Z 镜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荆泽晓 / 文 舟 / 宅 人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镜惑/文舟等编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705-723-9

I. 飞…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1871号

飞·镜惑

荆烽晓 文舟 宅人

出品人 秦明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黄芸

责任校对 李航

装帧设计 勇晓峰

责任印刷 陈晓蓉

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86619530(编辑部)

(028)86615250(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0mm×228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32千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05-7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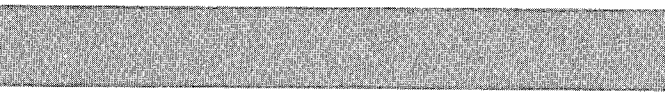
定 价 15.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28)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85011398

目录

- 1 镜惑
- 67 借灵
- 139 血色贵族
- 225 烟囱中的天使



镜惑

荆泽晓

楔子

今天是周六,虽然是 SOHO 一族,我也决定放自己一天假。钱总是赚不完的,命却只有一条。并没有计划去哪里玩,只想和妻子在家里好好享受这一天的轻松。当然,这也掺杂了我不想每天清晨都去与会展中心门口的紫荆花相会的因素——那是我晨跑的必经之路。

阳光从落地玻璃墙透入室内,宽容地温暖着两个周末的懒虫。可惜,我的狗——一只很像英国牛头犬的混血狗——不会宽容我,它正和平日一样,准时在 8 点 50 分就不停地舔我的脚心。我知道不用尝试和它沟通,我已经试过无数次的,它一定不会通融在周末让我睡个懒觉。如果我把脚缩起来,它将会舔我的手,如果我再缩起手,那么,大厦这一层的全部住户,将会一起帮它叫我起床——因为它会开始狂吠。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希望我每天都从陆羽茶楼给它带打包排骨,而不是一周只有五天。

“法仔,好了,我起来了。”

“呜,呜。”这是它平时和我沟通时的发音。如果有生人靠近我家,它会发出“嗯嗯”的低沉的鼻音;若有熟人在门口或家中有事情,它就会发出“汪汪”的声音。

第一章 见鬼的好友

我吻了妻子姣好的脸颊,替她掖好被子,然后便到洗手间梳洗。这时,我突然听

到法仔大声地“汪汪汪”叫了起来,因为女佣是坚决要求周六周日睡个懒觉的,为此哪怕扣她工资都可以,没有人替我应门,我只好赶紧吐出漱口水,用毛巾胡乱抹了一下脸去开门。

我必须承认,这很让我惊讶。这位平日衣冠楚楚、讲究领带和衬衣配色的朋友,此刻正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睡衣,头发蓬乱地靠在墙上,双眼失去焦距似的茫然望着四周,而那大大的黑眼圈和不停抽搐的脸部肌肉又分明流露出他心里的惊恐。他几乎是一堆巴在墙上的烂泥,甚至让我有碰他一下他就会瘫下来的错觉。

“陈文礴?怎么了?”我边打开铁门边问他。

陈文礴就这么穿着一身睡衣,神色惊慌地靠在门外的墙上,对法仔的摇尾讨好无动于衷。我知道他一定遇上了什么棘手的事情,所以赶紧把他让进客厅。其实不该说让,应该说是搀扶,他见到我之后,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似乎有一种就要散开的感觉。

“近来怎么样?”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有些虚伪。这种场景,再加上我和他的交情,这种话和废话没什么两样。果然,本来半躺在沙发上,仿佛人形袋子一样的陈文礴一听,刷地一下站了起来,身上的睡衣在不停地颤抖,本来已苍白的脸几乎变得铁青,他用手指着我道:“你,你……”我苦笑着说了声“对不起”,拍了拍肩膀,把他按到沙发上,然后从酒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倒了大半啤酒杯,连酒瓶一起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又打开冰箱给自己倒了一杯冰水,坐到他对面。

他无力地放下指着我的手,仿佛泄了气般又瘫在沙发上,对眼前的威士忌无动于衷,仿佛三魂七魄早已离壳。这可不是一个酒鬼身上常见的反应,这小子一定遇到大麻烦了,所以才一大早前来找我这个死党。

而像他这样有钱又精明的人所遇到的麻烦,通常不是我能帮助解决的。

“喝酒。和老婆吵架了?”我把盛着冰水的杯子放茶几上顿了顿,叹息着问道。三十多岁,正是男人最累的时候。这点,我理解。

陈文礴没有反应,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家屋角,仿佛有蜘蛛在墙角织出了花来。

“喝酒!有话就说,你是不是男人?”我被他的样子吓得有点发毛,大声呵斥了一句。这小子,肯定是外出偷吃没擦干净嘴,让他家的北京女人发现了。北京女人抓狂的后果,在我们这个南方城市里,通常和龙卷风的破坏程度相等。

陈文礴还是没反应,眼睛间或一转,证明他还活着。仿佛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会干了。

“汪!”我家的法仔看这鸟人不顺眼,跑过来舔了舔他穿着拖鞋的脚。陈文礴好似条件反射一样弹起身来,抓起茶几上那大半杯威士忌,一饮而尽。他的酒量本来就

大,曾有过我刚喝完一小瓶可口可乐,他已经喝完一大瓶XO的事情,否则我也不会大清早就给他一杯酒。但因为喝得太急,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刚立起身,他却举手示意我坐下,然后抓起酒瓶,边喝边咳,以至嘴角的酒滴到睡衣上也没察觉。

灌了大半瓶威士忌后,他看上去终于有点人色了,向我伸出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也不说话。我从烟盒里摸出一支万宝路递给他,他不接,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圈了个圈,他妈的强盗,我只好打开酒柜,拿出雪茄盒子给他。

当他抽完第三根古巴小雪茄时,终于开口了:“走了。不好意思。”

“说走就走?”我想拉他,不料几乎让他带得摔倒,我大声问,“怎么回事?”

他走到玄关,手按住门把,回过头说:“没事,家里找不到酒,来你这儿找口酒喝。”笑容简直比僵尸还要凄惨。

这叫什么话?我一个箭步蹿到他跟前,反手抽出屏风前剑架上的一把剑横在他颈上,喝道:“与其让你这个样子出去被车撞死,还不如我在这里把你干掉让你落个全尸!”

他低下头垂着眼睑,过了一会,抬头对我说:“我是遇到了一些事,不过,我想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的缘故吧,也许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少来这一套!你今天要是不说,别想出这个门,准备今晚睡我家书房吧。”我将他拖回客厅,摺进沙发,拿出根雪茄塞进这鸟人嘴里,顺手也给自己点上了一支。虽然认识陈文礴是我交友不慎,可从小到大我没几个朋友,纵使被他拖下水,一同去地府救聂小倩还阳,我也认了。

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在两根雪茄的烟雾里,陈文礴一边偶尔吞一口酒,一边述说这半个月来他遇到的怪事。

“你知道,我现在和我的导师合作,开了一个公司,在大学的管理学院里租用了一层楼做场地。”这家伙说话有气无力,听起来像交代后事。

我有点不耐烦,因为我很讨厌这种不直面主题的交谈,又不是说书!我摆手打断他:“这不是从去年读博士就开始的生意吗?你们的员工基本都是你导师手下的博士生,这些员工以每月得到两千元津贴的代价受没有休息日的剥削,而且经营得很好,这个你早就说过了。”

可是陈文礴的反应却有点奇怪。他丝毫没有平日那种气势,能迫使我安静下来,

但也没有领会我的意思,直接奔向主题。他是很无赖地,就那么喃喃地用一种类似自言自语的语调继续着:“但是上个月,管理学院要整楼装修,我们就暂时搬到大学边上平时被戏称为‘武装部’的老房子,这个我怕你有事找不到我,还发E-MAIL跟你说过了,记得吗?”

“知道,你说孙中山塑像左前方,穿过‘铜人阵’之后转右边的小路直走就到了。”我无聊地接上他的话,心想,作为朋友,好朋友,也许应该容忍他这种状态下的无赖吧?好吧,就让谈话这么继续吧。

陈文礪说的那所大学很著名,校内有一个小广场,夹道陈列着一些民族英雄如关天培、秋瑾等人的铜像,师生们通常管它叫“铜人阵”。他听我提到铜人阵,似乎被拨动了某条神经,语速急促了起来:“对!对!还好有‘铜人阵’,要不今天我也许就见不到你了。”

“啊?”这让我更摸不着头脑了。

“‘武装部’的旧房子,是几幢两三层高的小楼,由围墙圈起来的,围墙上还有铁丝网,四周都是很高的树。我刚搬到这个旧房子里时,的确很高兴。你知道,在这个城市中,上班要享受这么好的空气和绿化的条件,简直是做梦。并且,据说当年‘独脚将军’突围时,曾以此为据点抗击过日军,我在那里,闲来就缅怀先烈,遥想当年将军风采……”他突然又作起抒情散文了。

陈文礪所说的这位将军,是抗战时中国政府驻港最高军事长官、海军少将陈策。他左脚因在战争中受伤被截,人称“独脚将军”。在港英政府宣布投降的那天下午,他率中国政府的联系组和不愿投降的英军,突围而出。不过考证当时的突破路线,他们根本不可能经过这个所谓的“武装部”,那些传言,只不过是坊间牵强附会的一个说法罢了。传着传着,又把那老房子叫做“武装部”。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那房子的确是古董,可以上溯到清代官员在港视事时,但这都是风牛马不相干的事啊!

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你说正题好不好?‘武装部’就‘武装部’,不必再解析是加固过的据点云云,一言为定,OK?再说了,关树屁事!先说好,你别告诉我大树成精之类的混账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我想这也有可能的吧?”他无助地如是说。

我听到这话,当下一愣,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居然和我说大树成精也有可能?

陈文礴低头噙着酒，没有注意我的表情，继续他的话题：“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甚至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我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吧，他渐渐地回复到平时那种逻辑思维严密、条理性很强的状态中：“我每天都加班到很晚，经常只有我和秘书在。”

我瞧他已比较镇定了，便道：“你过来我这里，张丽是否知道？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

“不！不！”突然间他又神经质起来，“别打给我太太！她找我的话，也不要说我在！”

我开始把精力放在掩饰脸上快控制不住的笑意上了。天，大概是他老和秘书加夜班，搞来搞去搞出事，让张丽知道了，呵呵，所以就跑来我这里避难了。

“刚到‘武装部’上班五六天吧，秘书就请了产假……”

唉，难怪，搞大肚子了。

我实在忍不住狂笑起来：“哈哈，兄弟，这就是你自己不对了。虽说一世两兄弟，有今生没来世，不过这个我实在帮不了你，你去向张丽负荆请罪吧！最多我陪你一起去，如果她发火，我替你挡几下就是了……”

“砰！”陈文礴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妈的！你有病啊？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想想也是，如果真搅上这种事，他也不用找我，能帮他出主意、帮他打官司的朋友多得很，我只好又是迭声道歉：“坐，坐，慢慢说，是我会错意了。”

陈文礴愤愤不平地坐下，举起酒瓶，发现已见底了，便自己走去酒柜，拿了瓶毡酒出来，白了我一眼，自斟自饮，喝了两口，才继续说道：“我来，是因为遇到了不能用钱或常理可以解决的事。我并不是一定要你帮我，只是把事情说给你听，你好好听，说完我就走。”

“秘书走了以后，晚上就只剩我一个人。那栋房子，白天很好，但是一到晚上，尤其是有月光时，就怪影幢幢。秘书喜欢听林子祥、黄家驹这些人的歌，加班时她常开着音乐，也不觉得有什么。等她不在了，你知道我对音乐没兴趣，也就不可能去听歌。于是，每天晚上一到10点以后，外面就传来脚步声、打人的声音、惨叫的声音。我叫校警来了几次，都说外面没人。晚上干完活差不多12点了，我从那房子出来一直走到校门口，总觉得有人跟着我。”

说到这里，他向我打了个手势，让我先不要开口。“我知道，装摄像头是吧？三天后，我就在沿途围墙上每隔五米装了一个。第五天，我在每两个摄像头中间，又加装

了一个。总共花了一万块左右。也就是说总共装了差不多一百个摄像头。”

陈文礴的电脑硬件水平，我是了解的。IT 泡沫之前，他在一个顶尖华人社区做站长，等到 IT 泡沫破灭了，才和他导师开了这个公司。他这样设置，应该说是连只鸟飞过也知道了。

“第六天，我再加装了二十个自动感应报警器，设定为一下班就开机。”

陈文礴停了下来喝了口酒：“但情况不用说你也知道，一点动静也没有。又过了两天，我已经准备算了，忙完手上的单子，就不加班了。谁知道……”

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又开始发青。他吞了两口酒，努力定了定神，才能继续下去：“头顶楼板上也有脚步声、说话声！你要知道，二三楼都是以前的拘禁室，现在用儿臂粗的铁链，不，是钢链锁住的，还加了两把大铁锁……”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把头埋在两腿中间，双手抱着头，全身都在发颤。我摇了摇头，一手拿起酒瓶，一手提他衣领，把他拖到阳台。法仔咬着他刚才掉的一只拖鞋跑过来，把拖鞋扔在他脚下。阳光下，他看来脸色好一些了。

“谢了。”他抬起头向我道谢，无神的双眼在述说着他精神崩溃的程度。

很难想象当年和我同在内地一个野外坟场过了一夜，再于半夜时分，各拿着一瓶酒，到十九路军烈士陵园感叹先烈悲壮的他，会被一些莫名的声响搞到快要神经错乱。

这时他已好了很多，向我摇了摇手，多年的交往，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如果只是这样，也许我会怕，但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子。而我之前装摄像头，是烦这些声音干扰我的进度。是的，当天晚上我是有些怕，俗话说，无奸不商，也许在商场上，确实做了一些亏心事吧，不比当年坦坦荡荡的。于是我收拾了东西，准备回家，我连 OFFICE 的灯也不熄，就准备锁门走了。但就在我要锁门时，眼角的余光见到了一个影子，当时我没有在意，以为是树影。但在走出‘武装部’旧房子的围墙时，我感到……”

“等一下！”我打断了他，“你感到？你是见到还是听到？”

“不是，我没有见到，也没有听到，是感到！一个黑影扑了过来，我顿时透不过气！一秒钟两秒钟过去了，我动也动不了，连呼吸也不会了，慢慢地我已经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濒死状态。这个过程似乎很漫长，然后我发现，我能呼吸了，手能动了，脚也能动了。”

“那不就没事了吗？可能风大，隔到了，没什么啊！”

他用力甩了甩头,示意我不要打断他。

“我回到家里,也以为没事了,从那天起,我也就不去加班了。但是上周五,我在洗手间的镜子里,发现镜子里的我在笑,其实我根本没有笑,你知道吗?”

“是你没有笑,还是你不想笑?是不是面部神经出问题了?”

“我当时的想法也和你一样,我去医院查过了,一点事也没有。如果真是这样,也无所谓,可能我见到的是幻觉。但张丽说她起夜时,见我睡着,脸上老是有诡异的笑容!而上周日,我发现……”

他竟颤栗到酒都洒了一些出来:“我每次脱下贴身衣物,都会看见衣服的后背上有隐约的条状血迹。是在衬衣的里面,不是外面,而我仔细检查过,我背上没有伤,一点伤也没有。”

他说完脱下上衣,转过身给我看。的确,别说伤,连虫咬或蚊叮的痕迹也没有。“瞧。”他把脱下来的睡衣展开,上面真的可以见到几条隐约的深褐色血迹,但并不是规则的条状。

“而且,自从上周日我发现衣服上的血迹后,我太太再也没有说过我有诡异的笑容。周一我接到了新的单子,在家加班。等工作结束,我去睡觉的时候,却发现,张丽脸上的笑容,和我那天在洗手间见到自己在镜子里的笑容一样的诡异!”

“我实在无法和她一起睡了,从此以后就睡在书房。但每天我起床,都发现自己就睡在太太边上!这种事我不可能和公司的人说,员工都是导师的学生,谁不想把我踢开,自己和导师合作?”

是啊,他更不能找其他的朋友诉说,因为他其他的朋友,当他是偶像一样,他可以指使他们去做任何事。但如果他们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失去他们的几率,我想接近百分之百。

“说完了,不好意思,喝了你很多酒,我走了。”

“先坐坐吧,让我想想,也许你忽略了中间的一些东西吧。”

“汪汪汪汪!”

我让陈文磻在阳台坐坐,我先去开门。自从有了法仔,我就一直偷懒,没有去修好门铃。

“啊,张丽!”在门的猫眼里,我了解到了什么是诡异的笑容——

当一个人笑到颧骨上移时,双眼却睁得很大,但眉毛又是八字形下垂的模样!

我呆立了数秒钟,没有任何的思考能力,惊悚不已。

法仔的吠声,终于吵醒了女佣,虽然她说过宁可扣工资也要在周末享受懒觉,但见到我已起来,终归还是很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荆先生,对不起,我睡得太死了——荆先生,荆先生?”

女佣伸手推了推我,我才醒觉:“小兰,如果你够胆,就来瞧瞧。”女佣小兰透过猫眼窥视了一下,回头对我说:“有什么事吗?”

“啊?你不觉得她的笑容很诡异吗?”

“哈,荆先生,瞧把你吓的。平时你都没开过门,透过猫眼,谁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小兰掩着嘴,扑哧笑了出来。

我伸手用力拍了拍额头,唉,昏了头了。怎么没想到猫眼啊?

很有礼貌地坐在客厅里的张丽是一个很典型的北京女人——“丰满”的北京女人。在她平时的待人接物中,你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皇城脚下的优越感。还好,在和我们交往的过程里,她能抑制住这种令我作呕的优越感,表现出比我家女佣小兰还要纯真的朴实。因此我一向认为,她如果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毫无疑问会是位很优秀的交际花。

但无论如何,我们家每一个人和狗,都不会拒绝她的来访,因为……

“荆大哥啊,我们楚老师还没起床吧?快让她起来,瞧我给她带来了什么?”

“小兰,找天有空到我公司帮忙试试样衣吧。”

其实就是要送给小兰一些衣服,没哪个二十岁的女孩不爱俏。小兰一听,立马把方才眼中蒙眬的睡意藏匿起来,殷勤地给她端茶送水。

我等她开口问她先生的下落,因为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讨厌她了,但她不会让我有赶她走的机会。

“荆大哥,弥敦道那家茶楼你去过没有?虽然破旧一些,不过还很有茶楼的样子,虾饺的皮没有拼命地下浆粉,馅也没有让虾抢掉肉味,最难得的是,每只虾都剔了虾肠,少了那条令人讨厌的黑膏。”

“是吗?”虽然面子上我保持着无关痛痒的笑,但心里想赶她走的念头却也渐渐淡了下来。

“是啊。对了,我上次去了一家潮汕人开的蛇店,真的和你以前说的一样,蛇肉起骨打火锅时,就用小剪刀在蛇尾一剪,然后用脚踏住蛇尾,用力一拉,皮连着肉就像一条皮带一样拉了起来。”

“味道是不同吧？”我慢慢地中计了。

“是不同啊！哦，对了，九龙的凯悦酒店那间 HOGO'S 西餐厅……不和你说了，我们楚老师起来了。”接着她捧起一个 40×40×60 的纸箱，冲着刚起床的方晴跑了过去，大叫道，“方晴啊，你瞧瞧，你瞧瞧！”

不用听我就知道，她一定在中环古董街买了白胎什么的瓷器，又来找我妻子一起研究。她们跑到主人房里大声讨论着，为什么明宣德年间的瓷器落款不是正常的六个字而只是四个字……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走进书房，陈文礴在张丽进屋之前就躲了进来。

因为我常常会工作到午夜，所以书房里有比较好的隔音设备，可以避免工作时吵醒家人。

“文礴，你太太仿佛没有什么事啊，和以前一样很会做人。”我拉开椅子坐下，面对缩在沙发里的陈文礴，摆开功夫茶具，边打着水边对他说。

陈文礴将信将疑地道：“是吗？”

“是啊，对了，你先前说到还好有‘铜人阵’，否则你可能见不到我了，是怎么一回事？”

“噢，前几天，有一次加班到八九点，因为我心里有点害怕，就决定把没弄完的活留到明天做，先离开公司再说。谁知走到门口又发现有黑影跟着我。以前是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但这次是我慢它也快，好像它要捉住我一样。”陈文礴抓住我的手，拼命地摇，“你知道吗？我不敢回头，但在月光下，我见到它的头的影子已超出我肩膀的影子了！”

我反手扣住他的手腕，慢慢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扳开，手臂上是他刚才紧张地捉住我时，指甲所造成的伤痕。陈文礴不好意思地搓搓手，继续他的话题：“我快步跑出小径，但影子一直跟着我，直到铜人像的地方，仿佛出现了一道亮光，有人在空中大吼一声‘叱’，然后黑影才不见了。”

水开了，一沸水，我暖了暖茶壶，放进些“大红袍”，刮沫冲盖，养壶之后，先拿了一个闻香杯，冲入茶后扣上茶杯递给他，再来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因为陈文礴喜欢台湾茶道，受不了功夫茶。我拈起茶杯，品了一口茶，对他说：“这样吧，我大约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不用怕，听我和你说。”

他机械地点点头。

“据说‘武装部’的老房子，是清时建的，否则不可能是那种风格，又只有两三层。甚至有人说，当年鸦片战争时，那里也弄死过一些人。鬼神之说，我向来敬而远之，按我的理解，可能是你也想到过这一点，晚上一个人，自己给了自己一些心理暗示。你知道铜人雕塑都是民族英雄，所以你心里认为那个地方有正义的力量，因此一到‘铜人阵’，你的心就定了下来，黑影也就不见了。至于诡异的笑容，是不是你枕头放置的位置正对着空调的送风口，而你睡觉时又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

“呵，是啊，你知道，我最喜欢盖厚厚的被子，然后把空调调到16度的。”他坐直身子，进屋以来，第一次有了笑容。

“可能是被冷风吹的吧。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张丽也会有奇怪的笑容，而没别的状况。至于血迹，以及你睡觉时在书房睡醒时在卧房的问题，我想和尊夫人谈谈，可能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边说边洗了洗杯，再冲了一巡茶出来。打开书房的门，叫楚方晴和张丽过来喝茶。

见到陈文礴在这里，张丽倒是并不惊讶，倒是陈文礴畏首畏尾地不自然。几杯茶喝下来，我终于知道文礴在书房的沙发上一睡就睡得很死，呼噜声又大。张丽半夜上洗手间见他在书房里睡，以为他写策划写得累了，在书房就地而寝，便叫醒女佣，合力像抬死猪一样把他抬到卧房里去。而他家的猫打翻过一瓶番茄汁，全倒在熨衣板上，女佣没弄干净，张丽下班也累，帮文礴熨衣服时没注意。而张丽和楚方晴是一样的懒，都是几天不熨一次衣服，一次熨很多件的那种，所以一熨衣服就批量作业，全部先熨好背面，再一起熨前面，最后一只只袖子地熨。文礴近来工作太累身体不好，老是盗汗，衣服穿到身上，一出汗，污迹就比刚穿上时明显了许多。

陈文礴在临走前，拉我进书房，问道：“兄弟，虽说我们刚才分析通了，我想也就这么个事儿，但万一……”

看来这家伙还是没能尽信我的解释，我无奈地问他：“那你想怎么样？要不你去找个教会受浸吧，把十字架挂屋里……或者找你老妈从广西给你请尊神像过来？”话虽这样说，我还是顶不住他近乎哀求的眼光，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南华经》，抖开了抽出夹在里面的一张黄色名片给他，“反正你可以花上万块装摄影头，如果真有钱没处花，就找他吧。除了赶尸，其他的他都可以给你秀一番。”

他接过名片，仔细地看了一番，当他翻过名片，见到背面印着一道红色的“急急如律令”字样的符时，表情如同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

后来我又接到过几次这张黄色名片的主人打来的电话，不外是说什么文礴撞邪了，什么OFFICE阴气太重，然后经过他的指点和施法之后，就如何如何等等，我就不

在此代他卖广告了。我也曾就此事打过电话给文礴,让他别太过分地乱花钱,后来听他说还要找更厉害的法师云云。这事后来也就告一段落了。

进了十月,秋天不知不觉不早不迟地就这样来了。这天离上次文礴的来访已有两个月左右。我正在阳台打沙包时,楼下防盗门铃响了起来,小兰拿起话筒说了一阵,说保安叫我过来听,我只好停下来。

“荆先生吗?下面有个人说是你朋友,要上来,能让他们上来吗?”

听筒里我隐隐约约听到了陈文礴的声音,我边在心里骂这个笨蛋:我从不会忘记他们家防盗门的密码,他怎么老忘记我家的密码?边和保安说让他上来。

开了门我问他怎么忘记密码了,他说没忘记,他开了门想上来,可保安不放行。我一瞧他身后,终于知道保安为什么不让他上来了——一个身穿杏黄道袍,头戴冲天冠,足踏麻耳鞋,背负桃木剑的道人,手上托了个罗盘,小眼睛四处溜,两撇老鼠须一颤一颤,口中旁若无人地念念有词。哈哈。

我说你改行拍戏啊?文礴神秘兮兮地小声对我说:“高人啊!”

第二章 高人有多高?

我对那道人说:“我不玩风水的,你走吧。”

此时道人已走入门来,仿佛没听到我的话一样,探头左右。瞧他盯着我的蓝色窗帘、假山流水不放,我想这下好了,又见一个骗饭吃的了,不过这身行头倒是下了本钱。

过了一会儿,道人立掌为礼道:“无量佛,贫道冲虚,敢问施主,此居室设计者为谁?”

文礴在他后面说:“就是他自己画的图。”

谁知他转身看了我的屏风和剑架,又出门弯下身子研究我的门环,然后再瞧我的天花板角上,我一瞧,嘿,要糟了,忙叫道:“小兰,备茶。”小兰傻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噢”了一声去烧水。

冲虚此时转身立掌又道:“无量佛,施主布得风生水起局,设得九龙护城格,何以轻风水,拒同道者于千里乎?”

还好老头子以前教过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忙左踏青龙,右按白虎,后收朱雀,前

升玄武，右脚曲，左脚虚，左掌右拳地还了个礼，道：“道长莫怪，世风日下，钓誉者众，是以修身减言，请！”

文磬和小兰都张大了嘴，很奇怪地望着我。我着实也很不自在，像在唱大戏一样。

冲虚道：“可否告知生辰八字？”

我笑道：“敬谢之，望莫强人所难。”

冲虚笑道：“然，此请实为非分，贫道之过。”

话音未落，他左手罗盘“呼”一下直逼我颌下，我一个铁板桥闪过，右手叼住他左腕，一挺腹，打了个旋子，落在他身后。冲虚右手按地，左脚作虎尾向后扫了过来。我左手一切，右手向后一提，左脚一个横扫硬碰他的虎尾脚，正是一招“犀牛望月”，“咄”的一声响，两人各自后退了几步，这几下电光火石，小兰和文磬不过眼前一花，已成了我在门口，冲虚在厅里。只不过，罗盘变成了在我手上。

冲虚立掌道：“无量佛，施主文武双修，可惜方才贫道已摸过施主骨格，并非我们要找的机缘，得罪了。我们走吧。”他出门时伸手想去摸蹲在门边的法仔，还笑着说，“这小狗很可爱，会不会请安？”不料他的手僵在空中，最好只好无趣地收了回去，因为法仔向他无声地龇起牙，低低地俯下身子发出绝不友好的鼻音。

我一时对冲虚的话也摸不着头脑，只好送他们到楼梯口——因为冲虚坚持不坐电梯。

法仔和平时一样跟在我后面送客，突然冲虚停下步来，五指伸屈不停，足有一支烟工夫，随后他转身对文磬道：“得来全不费工夫，化解施主一场天罗劫之机缘，应就在此地。”再听他说话，我就要怀疑是否误入古装戏拍摄现场了。向他们点了点头，我就招呼法仔回家，让他们去疯吧，还好老爸不住我这边，要不今天一定谈必文言文，行必古时礼了。

此时听冲虚大声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正是如此，当以如是观之。”我苦笑着走到门口，又听冲虚道，“施主且留步。”他疾步走过来，问道，“此狗何名？”

我答道：“阿法。”

问曰：“望告全名。”

答曰：“以文乱法。”

冲虚拈须而笑，道：“施主得吾罗盘，人去而盘失，盘古未生，清浊混淆，人即狗，狗亦人，无人无狗，正当如此。此狗便是化解陈君一场浩劫之有缘人。”

我一听之下，很不以为然了，怎么这道士讲起和尚话来了？要知道道佛之间，还